

马拉 著

余零图
残卷

作家出版社

马拉 著

余零图
残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余零图残卷 / 马拉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9.8

ISBN 978-7-5212-0505-3

I. ①余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073184号

余零图残卷

作 者: 马 拉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装帧设计: 申晓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185

字 数: 134 千

印 张: 8.375

版 次: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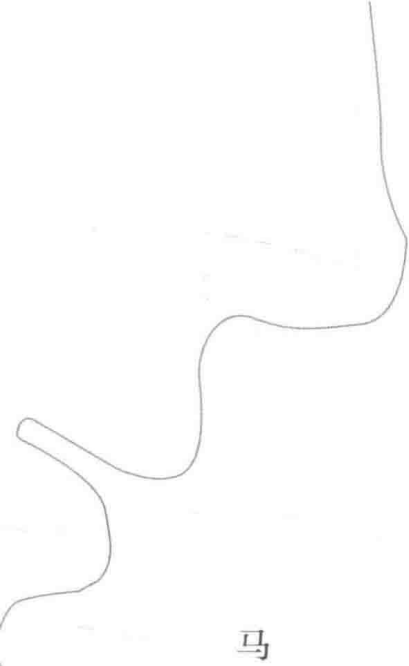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505-3

定 价: 4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马 拉

1978年生。中国作协会员，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，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学》等文学期刊，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思南》《金芝》《东柯三录》《未完成的肖像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生与十二月》，诗集《安静的先生》。曾获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新人奖、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、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、《广州文艺》都市小说双年奖、广东省青年文学奖、孙中山文化艺术奖等奖项。



序

有一年，铁城下了场芒果雨。也是那年，芒果又开了一次花。

铁城靠海，呈热带季风气候，每年总会有几次台风。每次台风过境，原本规矩清洁的小城顿时变得邈邈不堪，街上满是横七竖八的残枝败叶，广告牌吹得东倒西歪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某年，台风来得异常凶猛，名字倒是动人：“海伦”。海伦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，出身高贵，宙斯和勒达之女，据说她是人间最漂亮的女人，著名的特洛伊之战便是因她而起。“海伦”来的那次，先是细小柔和的“哗哗”声，接着粗鲁起来，疯狂地撕扯大地的头发，将它们抛到回旋的气流中去。空中疾驰着一片片碎屑，如同黑压压的鸟群。它们飞得凌厉急促，

毫无章法。铁城人躲在窗子后面，望着鸟群祈祷，希望它们飞得远远的，千万别冲着窗子飞过来。气流和墙面摩擦着，发出哨子般尖锐的惊叫。“海伦”过后，铁城人走出门，依然心惊肉跳，这么厉害的台风，几十年没见过了，树就不说了，几乎全趴在地上。台风带来的雨水，疯狂灌溉着城市，山体松弛着瘫下来，烂泥堆满路面。只有不知好歹的小孩踩在树干上跳跃，他们把树干当成蹦床，一下一下踩在父母碎裂的心上。花了差不多一个月，铁城人才把“海伦”路过的痕迹清理干净，路面重新变得整洁，树撑了起来，崭新的广告牌让城市焕发生机。铁城人对“海伦”的记忆如此深刻，以致此后好些年他们说起坏事儿总爱说，他妈的，“海伦”来了。海伦是世间最漂亮的女人，和灾难比起来，漂亮充满罪恶。

让铁城人惊讶的是那年的芒果，结得繁硕沉重，树枝都压了下来，弯成一张弓。有的由于负担过于沉重，干脆折断枝干，只剩下树皮挂在主干上，丑得不像样子。果子太多了，行人站在路边上，伸出手可以随意摘下几个。以前，每到芒果成熟的季节，铁城到处贴满告示，电视台一次次地广播，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摘路旁果子。倒不是政府小气，是担心安全问题。每年，总有人为了摘

芒果从树上掉下来，一头砸在水泥路面上，紫黑的血流了一地，青黄的果子滚落四周。那是果子结得少的原因。铁城道旁树以芒果、大王椰、榕树为主，分布在不同的道路上。大王椰一般在主干道，高大挺拔，枝干笔直，具有威严的形式感，市政府旁种的便是大王椰。榕树多是在小巷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扯气根几乎伴随着每个铁城人的童年。如果我们穿过铁城的小巷，总会看到被长辈抱在怀里的孩子，伸出稚嫩的手，拉扯榕树的气根。春夏之交，榕树生长出新的气根，嫩白中略带点黄，充满水分，一折即断，和长成后的韧劲儿完全不同。除开大王椰和榕树，其他道路上多半种的芒果。道旁的芒果多是大核，纤维粗糙，要命的是它甜，带有特别的异香。总会有人想摘，总会有人摔死。为了几个芒果送命，不值得。如果知道会送命，谁都不会摘，谁都不会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坏运气，总会有人去摘。铁城市政府为此伤透了脑筋，怎么提醒都没有用。那年芒果开花时，见花不见叶，阳光无雨，有经验的铁城人说，这得结多少果子？果子结得满树都是，铁城人失去了摘芒果的兴趣，他们家的罐子里泡满了芒果片，家里堆了一堆堆的芒果。没人吃，只能烂掉。街道两旁满是掉下来的果子，摔烂

后黄色的果肉露出来。有些被人踩到，滑腻腻的一团。清洁工看着满树的果子发愁，这得扫到什么时候？

就在铁城人为芒果苦恼不堪时，台风来了。据气象台报道，这次的台风八到九级。和“海伦”比起来，简直见不得人。台风从海面上缓缓移动过来，大约上午十一点登陆铁城。下午一点半左右，风大了起来，树木开始摇晃。此时的街道上，人正多。大风起来时，铁城人看到了一个奇观，满树的芒果“哗啦啦”掉下来，像是下了一阵芒果雨。不到十分钟，街道两旁全是摔烂的果子，原本灰白色的人行道染成了橘黄。芒果砸在汽车顶上，发出“乒乒乓”的巨响。挡风玻璃上“嘭”的一声，留下一个黄色的印子，碎裂的果子沿着挡风玻璃滚落下去。很快，挡风玻璃涂上了黄色，看不清窗外，打开雨刮也没有用。等风小了，芒果雨停了，司机下车，拿纸或毛巾擦开一块儿亮，勉强把车开回去，他们看到路上全是芒果，他们像是开在芒果铺成的街道上。碾碎后的芒果，和灰尘、泥土挤在一起，水泥路面变成了灰黄色的泥滩。第二天早上，铁城的街上，满是载满果子的清洁车，一车一车的芒果随着它们到城外的垃圾场。清洁工拿着高压水枪清洗路面，铁城飘荡着芒果诡异的

香味。铁城人心有余悸地看着芒果树，他们惊异地发现，树上没有一个果子。他们仔细检查过每一棵树，一个都没有。台风把所有的果子都刮下来了，这让他们松了口气。仅仅过了一个月，铁城人的心又提了起来。他们看着芒果树，迷惑不解。芒果树又开花了，开得比上次更浓烈，蜜蜂“嗡嗡嗡”地飞来飞去。花瓣落在地上，细细白白的，初冬的雪花一般。以往反常开花的芒果也有，一两棵或者几棵。全城的芒果又开花了，这种事他们没有见过。想想一个月前的芒果雨，铁城人的心无法安定下来。市政府的工程车出动了，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，戴着黄色的安全帽，手里拿着高压水枪，水枪指向芒果花，和芒果花一起打下来的还有叶子和成群的蜜蜂。不少工人被蜜蜂蜇得鼻青脸肿，尽管他们包裹严实，穿得像太空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都是些普通的蜜蜂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大的恐慌。虽然市政府已经出动了工人来打芒果花，铁城人依然不放心，他们想：总会有漏网之鱼，总会有他们没有打到的芒果花，这意味着还会结很多芒果。他们不想再看到芒果了，一个都不想看到。芒果花谢了，芒果树不动声色。铁城人看着芒果树，想找到果子。他们太心急了。等了一个月，又一个月，芒

果树上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果子。铁城市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流言，总之，这不是吉兆。要不然怎么会开了这么多花，却没有结出一个果子？

流言传到烟墩山，传到烟墩山半山腰的望水斋。望水斋主人顾惜持听到流言时正在喝茶，他手里拿着瓷杯。瓷杯外青内白，杯底躺着一枝荷花。黄绿色的茶水注进去，荷花润泽了，像是被风吹得摇动起来。顾惜持喝了口茶，嘴里挤出两个字：荒唐。芒果开花，结果或不结果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果多果少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陶铮语坐在顾惜持对面，点了根烟，默默不语。上山前，陶铮语和陶慧玲打了个招呼，说晚上不用等他回来吃饭。陶慧玲问了句，又去望水斋？陶铮语点了点头，算是回答了。陶慧玲站在门口，想说什么，又没有说。陶铮语下楼，发动汽车。陶慧玲瘦了些，脸尖了，腹部和屁股上的赘肉藏了起来。到望水斋坐下，顾惜持正在午睡。他一直有午睡的习惯。每天中午，从一点半到两点，春夏秋冬雷打不动。这个地方，陶铮语太熟了，每个月他都会来几次。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，各个时段他都来过。他知道顾惜持有午睡的习惯，只是他没想到路上会那么通畅，要在平时，算上塞车半个小时，他

到了刚好顾惜持起床。顾惜持起床了，还要在床上坐一会儿，这个时段就难说了，有可能几分钟，也可能几十分钟。等他从房里出来，才是见客时间。

把车停在山脚停车场，陶铮语沿着山路走上来。说起烟墩山，算是铁城一景，老少皆知。以前，铁城小，开车在城区绕一圈寥寥二十分钟。烟墩山原本在铁城市郊，如今算是城中，黄金位置。烟墩山不高，海拔只有一百七十余米。到底有多高，陶铮语没有查证，似乎也没有查证的必要。山上有座古寺，名曰西山寺，据记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，香火旺盛时僧众多达三百余人。想象下那个场景，再看看现在，难免让人感慨。如今的西山寺，僧人整日昏昏欲睡，也难得见到几个。静寂倒是静寂，荒凉的意味更重了些。单从规模上，可以推想出来，不及鼎盛时期十之一二了，这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重建的结果。至于寺庙为何被毁，没人说得清楚。听老人讲，解放前每天晨昏都能听到西山寺的钟鼓，悠长浑厚。清晨时分，钟声响起，一群群的鸟从林中飞起。这些景象现在是看不到了。钟鼓倒是重新响了起来，只是传不出多远便被弹了回来。这些年，铁城膨胀得厉害，从一只小鸡变成了猛虎，张牙舞爪的，到处都是带着陌

生口音的外地人。这些强壮的外地人，进工厂、开饭店、摆地摊，为了活下来挣钱，他们什么都愿意干。和他们一起到铁城的，还有满身土气的姑娘和妇人。三十年后，他们变了。有的老了，有的死了，还有的不知所终。铁城也变了，从一个小城长成两百多万人的中等城市，每条街道都像一条吸血管，吸着他们的血长大了。长大后的铁城，陶铮语看着都觉得陌生。他从小生活的城市似乎变成了别人的城市，普通话代替了各地方言，也代替了铁城方言成为这个城市的主流语言。在家里，陶铮语说普通话。陶慧玲是湖南人。结婚后，为了不让陶慧玲觉得被孤立，他陪着陶慧玲说普通话，有了孩子后，孩子跟着说普通话，只有陶铮语父母还在说铁城话。以前，如果陶慧玲不在家，陶铮语陪父母说铁城话。有一天他突然发现，即使只有他和父母在家，他说的也是普通话。普通话侵占了他的语言，他身边朋友原本的话也逐渐被普通话所代替。

陶铮语从西山寺旁绕过去，走过一片竹林，望水斋便在眼前了。白墙灰瓦，门口种了两棵雪松，碗口粗，倒也漂亮。门头上写了三个字“望水斋”，稳壮的隶书。黄瘦骨的字，铁城最出名的书法家，七十多岁，矮胖矮

胖。陶铮语见过黄瘦骨几次，没什么好感，嫌他太过油滑老套，沽名钓誉之心太盛。再且他那身板，和瘦骨有什么关系。有次一起参加活动，顾惜持组织的，同来的还有铁城市器官捐献组织的朋友。席间谈起器官捐献，黄瘦骨拍着胸脯说，等他死了，全身都捐了。朋友说，黄老师，您有这个心难得。不过这事儿，您一个人说了不算，得您妻儿同意才行。黄瘦骨叫嚷起来，我这一身肉我做主，关他们什么事？你拿张表给我，我签了。朋友说，黄老师，你这样说，这事儿办不成。黄瘦骨一直嚷嚷。陶铮语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再看顾惜持，微微笑着，喝茶，像是没有在听。等人散了，陶铮语对顾惜持说，大师，您觉得黄瘦骨真会把他那身肉捐了？顾惜持说，不会。陶铮语说，都是表演艺术家。顾惜持说，人家表演让人家表演去，你着急上火干吗？陶铮语说，看不惯这种作风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有什么意思。顾惜持说，人家觉得有意思就行了。第一次来望水斋，看到黄瘦骨的字，陶铮语皱了皱眉。进到里面，问顾惜持，你怎么挂他的字？顾惜持反问，字不好？陶铮语说，字倒是不错，人不行。顾惜持说，字好就行了，我挂他的字，又不是摆他这个人的门头。相比较门头，陶铮语喜欢望

水斋的墙，干净素雅，一无所有。他来望水斋是朋友带他来的，过去的事，不提也罢。

进了望水斋，陶铮语看了看表，一点四十，顾惜持应该刚刚睡觉。他搬了把椅子在院子坐下，墙边的美人蕉开得正好，红黄兼备，有股蓬勃的热辣劲儿。望水斋不大，半山腰的一个院子，单门独户，四野无人。从望水斋放眼出去，见山不见水，墨绿的一片。地方是个小地方，在铁城的声誉不小。陶铮语的朋友圈算大，层次不低，去过望水斋的不多，听说过的却不在少数。对不少人来说，望水斋神秘，有点鬼气，往深了又说不出。顾惜持什么时候来的铁城，没人知道。等铁城人慢慢了解顾惜持时，他已经被奉为大师。成了大师，更没人好意思去打听他的底细，似乎也没这个必要。顾惜持谦虚，和蔼，见人多是带着笑脸，和他说话，从没见过他大声的。他在烟墩山修望水斋，铁城知道的人不少，在当年算是大动静。这一修，更显出顾惜持的深沉来。烟墩山是个公园，按理说不得修民宅，直到今日，烟墩山里也就这么一间民宅。都说顾惜持深不见底，望水斋算是坐实了大家的猜想，来拜访顾惜持的人络绎不绝。只要来人，不分尊卑贵贱，顾惜持一律上茶，到了饭点儿留饭，

吃得简单，却也干净。等了一会儿，陶铮语起身走了几步，他往屋里望了望，房门紧闭。外面热了，他进了屋里，开了风扇，自己给自己冲了杯茶。

等到两点十分，顾惜持出来了。见到陶铮语，顾惜持洗了下杯问，来了好久了？陶铮语说，没一会儿，今天路上顺。顾惜持给陶铮语倒上茶说，喝茶。陶铮语喝了一口说，我最近得了两饼好茶，下次给大师带份过来。顾惜持笑了笑说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我这儿别的没有，茶是一点都不缺。陶铮语看了看屋里的博物架说，大师肯定是不缺茶的，我一点心意。顾惜持说，你来了就好了，和你聊聊天，舒服。两人闲扯了一会儿，陶铮语指着外面的美人蕉说，大师倒是有情趣，种上美人蕉了。这玩意儿小时候倒是见过，也少，这些年更是见不着了。顾惜持说，像你说的，也是个童年记忆，想起来就种上了，也没别的意思，花开得倒是热闹。陶铮语喝了口茶说，大师，有个事儿不知道你听说了没？顾惜持说，你说说看。想了想，陶铮语说，也是奇怪，今年的芒果开了两次花。头次开花芒果多得吓人，再次开花一个不结，也是奇了。顾惜持看了看陶铮语，换了茶叶。市面上流言多得很，说怕是要出大事。你信吗？顾惜持洗了洗茶

说，谈不上信，心里还是有些寒颤。顾惜持说，花开自然，天道如此，一惊一乍于事无补，倒不如喝茶自在，理这些市井闲事干吗。陶铮语说，大师明白人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不这么想，总怕有什么事情。你是知道的，树叶子落下来都怕砸破头，何况这种从没见过的稀奇事。顾惜持说，果子的事我听人讲过，花的事还是第一次听你说。陶铮语说，大师难得出去，再说，也没几个像我，拿这种世俗奇闻来叨扰大师。顾惜持喝了口茶说，听听倒也蛮好，这天象确实有些反常了。

聊了一会儿芒果，陶铮语换了个话题。他来望水斋，倒也不是想听顾惜持谈道说佛。老实说，他对这个没什么兴趣。对他来说，顾惜持更像心理导师，他总能让人心里平静下来。铁城来找顾惜持的人多，多半还是有头有脸的。喜欢谈道说佛的固然不少，这也是顾惜持的专业，有些怕是和陶铮语一样，来寻个心理安慰。顾惜持学佛，据说是禅宗的路数，可他没出家，连居士都不是。有人问起，顾惜持说，学佛即是学佛，穿不穿僧衣又有什么关系？在家不在家，居士不居士，不过是个形式。世人太重形式，反倒把核心的精神给忘了。这话，陶铮语赞成。这些年，陶铮语转战房地产市场，钱赚得不少，